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九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朱子語類卷九十八

張子書之一凡入近思者為此卷

張横渠語錄用關陜方言甚者皆不可曉近思錄所載皆易曉者揚

問氣坱然太虚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虚空即氣也葢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虚實以陰陽

言否曰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道夫○第一卷

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如望氣者凡氣之災祥皆能見之如龍成五色之類又如昔人有以五色線令人暗中學辨三年而後辨得因論

精專讀書○德明

問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言機言始莫是說

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又曰此等言語都是經鍜鍊底語類熟念細看義剛

問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舊聞履之記先生語云游氣紛擾當横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方見得是否曰也似如此只是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

某常言正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麄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又問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爲復亘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正是說陰陽之兩端到得其感遇聚

結爲雨露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以下都正是說游氣之紛擾者也問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兩句欲云虛實動靜乘此氣以爲機陰陽剛柔資此氣以爲始可否曰此兩句只一般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只是說如箇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上文說升降飛揚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

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爲之非兩般也至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此兩句便是例疑是說生物底則例字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僩

問游氣紛擾一段是說氣與理否曰此一段專是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麄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其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此說氣之本上章言氣块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因說佛老氏却不說著氣以爲此已是查滓必外此然後可以爲道遂至於絕滅人倫外形骸皆以爲不足卹也銖

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滚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　謨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

之紛擾也閎祖

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之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成花結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賀孫

問游氣陰陽曰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滚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滚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

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斡轉

便是生物時節道夫

問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

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當

問游氣莫便是陰陽横渠如此說似開了曰此固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

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端蒙

橫渠言游氣紛擾季通云却不是說混沌未分乃是言陰陽錯綜相混交感而生物如言天地氤氳其下言陰陽兩端却是言分別底上句是體下句是用也端蒙

游氣紛擾是陰陽二氣之緒餘循環不已是生生不窮之意㽦

叔器問游氣一段曰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義剛

問陰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　義剛

問游氣陰陽曰游氣是出而成質曰只是陰陽氣曰然便當初不道合而成質却似有兩般　可學

橫渠言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說得似稍支離只合云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端蒙

横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士毅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葢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做始得凡

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時舉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致道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說曰幹事猶言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共父問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須得仁以為骨子賀孫

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何也曰理者物之體仁者事之體事事物物皆具天理皆是仁做得出來仁者事之體體物猶言幹事事事之幹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仁則不可行譬如衣服必有箇人著方得且如坐如尸必須是做得凡言體者必是做箇基骨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

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端蒙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上下文有些相貫底便理會得到别處上下文隔遠處便難理會今且須記取做箇話頭賀孫録云千萬記取此是箇話頭久後自然曉得或於事上見得或看讀别文義都自知得道夫○賀孫同

問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

息之息否曰然嘗看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某後來看只是生息道夫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伸死時便都散了○僩

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爾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便看此意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

問神之伸也其情狀可得而知者鬼之歸也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鬼神即一樣如何恁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人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無形狀之可求故有此問曰祖考來格便是神之伸也這般處橫渠有數說說得好又說得極密某所以教公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通貫又舉橫渠謂曰以博物洽聞之學以稽天窮地之思須是恁地方

得

用之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道夫

横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

處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賀孫

或問一故神曰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　去僞

問一故神橫渠說得極好須當子細看但近思錄所載與本書不同當時緣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曾與他添得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

下以至於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子細看道夫

林問一故神兩故化此理如何曰兩所以推行乎一也張子言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謂此兩在故一存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

之用或幾乎息矣亦此意也如事有先後才有先便思量到末後一段此便是兩如寒則暑便在其中晝則夜便在其中便有一寓焉寓

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隂陽消長進退兩者所以推行於一一所以為兩

一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

横渠此說極精非一則隂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隂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矣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横渠推出來

（淵錄云前人都說不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直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方子）

橫渠語曰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又曰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是在陽又在陰無這一則兩便不能

以推行兩便即是這箇消長又是化又是推行之意

又曰橫渠此語極精見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

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

看道理處皆如此某時爲學雖畧理會得有不理會

得處便也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

下工夫又曰某今見得這物事了覺得見好則劇相

似舊時未理會得是下了多少工夫而今學者却恁

地泛泛然都沒緊要不把當事只是謾學理會得時

也好理會不得時也不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著弓須是射得中方得

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 方子

心統性情統猶兼也 升卿

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仁人心也是說體惻隱之心是說用必有體而後有用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僩

問心統性情曰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且如仁義禮智是性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本是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之心是非之心以此言之則見得心可以統性情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卓

問心統性情統如何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人受天地之中

只有箇心性安然不動情則因物而感性是理情是用性靜而情動且如仁義禮智信是性然又有說仁心義心這是性亦與心通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然又說道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這是情亦與心通說這是情性皆主於心故恁地通說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做意横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

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　賀孫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便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

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謨

橫渠云心統性情蓋好善而惡惡情也而其所以好善而惡惡性之節也且如見惡而怒見善而喜這便是情之所發至於喜其所當喜而喜不過謂如人有三分合喜底事

我却喜至七八分便不是怒其所當怒而怒不遷謂如人有一分合怒底事我却怒至三四分便不是以至哀樂愛惡欲皆能中節而無過這便是性道夫

先生取近思録指横渠心統性情之語以示學者力行問曰心之未發則屬乎性既發則情也曰是此意因再指伊川之言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力行

季通云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名端蒙

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似欠了生知之聖端蒙

橫渠此段不如呂與叔分別得分曉呂曰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閎祖

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芸閣說孰爲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猪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

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横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爲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僩孫

敬子問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李又曰繫辭此已上四節都是説咸卦蓋咸只是自家感之他便應非是有心於求人之應也如上文往來屈伸皆是此意○僩○第二卷

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内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

其内也葢内外相應之理端蒙

問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内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横渠可謂精義入神横渠云隂陽二氣推行以漸謂化闔闢不測謂神伊川先生說神化等却不似横渠較說得分明賀孫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學履
用之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於氣性命於德前日
見先生説以性命之命爲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答
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
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也是如此但
命字較輕得些僩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
德字如何地説得來則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
始得曰横渠文自如此僩

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爲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修爲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修爲之理端蒙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

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了道夫

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

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徒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賀孫

横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又曰性天德命天理蓋人生氣禀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禀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禀耳曰從前看性命於德一句意謂此性

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字皆是德也

曰然力行

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

如此力行

問莫非天也是兼統善惡而言否曰然正所謂善固性

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者皆出於天也陽是善

陰是惡陽是强陰是弱陽便清明陰便昏濁大抵陰

陽有主對待而言之者如陽是仁陰是義之類這又

別是一様是專就善上說未有那惡時底說話頭之復曰程先生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道夫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爲物欲所蔽便陰陰地黒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謨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唯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梏

其心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他只是說一箇大與小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葢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道夫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亦莫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說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見底道理在若不知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則亦如何推得要之此亦是横渠之意然孟子之意則未必然道夫曰孟子本意當以大學或問所引爲正曰然孟子

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道夫曰只如横渠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横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乎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至極處元只是格物多後自然豁然有箇貫通處這便是下學而上達也孟子之意只是如此道夫

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

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端蒙

問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此體字是體察之體否曰須認得如何喚做體察今官司文書行移所謂體量體究是這樣體字或曰是將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否曰然猶云體羣臣也伊川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僩

問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體之義如何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與體用之體不同木之

横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道夫

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伯豐問如何得不以見聞梏其心曰張子此説是説

聖人盡性事如今人理會學須是有見聞豈能舍此

先是於見聞上做功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

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

子是已盡性是論聖人事 僴

問有外之心曰十分事做得七八分便是有外所以致

知格物者要得無外也 夔孫

或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内外扞格只

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入於邪遁之說且如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說天大無外則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學蒙

橫渠言爲德辨爲感速辨猶子細感速言我之感發速也端蒙

息有養瞬有存言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頃亦有存

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端蒙

西銘一篇首三句却似人做破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端蒙

乾稱父坤稱母厲聲言稱字又曰以主上為我家裏兄子得乎節

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此便是陽動陰靜否曰此是陽動陰靜之理端蒙

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端蒙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如孟子說塞乎天地之間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賀孫

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意謨

或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曰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

也人傑傑

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要知道理只有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

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以明事天賀孫

問西銘之義曰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

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

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 僩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

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竒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又問理一而分殊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楊氏為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子蒙

林聞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

曉者耳木之

問西銘說潁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有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寓

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先生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

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夔孫）

答叔京參乎伯奇之語天命無妄父母之命有時而出於人欲之私（方）

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文蔚）

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

没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没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當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親之恩以示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一

篇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之内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爲一大父母與衆人所共底也燾

道夫言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段只是一箇

天人道夫曰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

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問塞之與帥二字曰塞便是充塞天地之塞帥便是志者氣之帥之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曰然道夫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兹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

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爲一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謨

一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而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又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

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

說父母下說凡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二字只說大槩若要說盡須因起疏注可也寓

問西銘分殊處曰有父有母有宗子有家相此即分殊也節

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别自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别不可認是一理了只滚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别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别所以乾則稱父坤則

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

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别龜山疑其

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

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 敬仲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

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

皆坤之氣從這裏方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

過了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賀孫

問西銘理一而分殊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説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

用之問西銘所以理一分殊如民物則分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如所以事天所以

長長幼幼皆是推事親從兄之心以及之此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横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踈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墨氏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理

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大段這處若不子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賀孫○卓錄云

劉用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夫民物等皆是理一分殊否曰如此看亦是但未深當截看如西銘劈頭來便是理一而分殊且乾稱父坤稱母雖以乾坤爲父母然自家父母自有箇親蹺這是理一而分殊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家相若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黨與皆是如此龜山正疑此一著便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近于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同與裏面便有箇理一分殊若如公所說恁地分別恐勝得他也不多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墨子兼愛一般

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

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横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爲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横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是也這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横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做箇樣子否曰是淳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令截斷横看文蔚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吾兄弟顛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盡性竊意横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説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

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

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文蔚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横截斷底道理直卿疑之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方子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西銘○升卿

西銘說是形化底道理此萬物一源之性太極者自外而推入去到此極盡更没去處所以謂之太極謨

問西銘○帥揔心性言與如與國相與之類于時保之畏天不憂樂天賊賊子濟惡積惡化有迹神無迹旨酒欲也不弛勞橫渠解無施勞亦作弛豫如後漢書言天意未豫○方

龜山有論西銘一書皆非終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著易傳說是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即句句上自有理一分殊後來已有一篇說了方云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方

林子武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

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先生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或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又問禮先生曰以其事物之宜之謂義

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艮齋看

得西銘錯先生以爲然　泳

問東銘曰此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因令道夫寫

作圖子看

戲言出於思也發於聲　戲動作於謀也見乎四支　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

大夫五廟士二

天命之謂性率

呂與叔所云自

慈這便是仁至

一箇物事分不

義之有節文之謂禮且如諸侯七廟
這箇便是禮禮裏面便有義所以說、
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如中庸集畧
是合當恁地知得親之當愛子之當
於各愛其親各慈其子這便是義這

義禮智信當來
來用只是這一
一如心性情而今

其實只是一箇
這箇道理便是
事義剛
自將分殊都說
者同類也但施
亦老老幼幼互
之道方
理會理一在下

無己疑不能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

人己從誣人也

或者謂出于心者歸咎為己戲失于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

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問橫渠語范巽之一段如何曰惟是今人不能脫然如
大寐之得醒只是捉道理說要之也說得去只是不
透徹又曰正要常存意使不忘他釋氏只是如此然
他逼拶得又緊直卿曰張子語比釋氏更有窮理工
夫在曰工夫固自在也須用存意問直卿如何說存
意不忘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曰設此語者只不

得流出來底便是仁仁打一動便是
不是要仁使時仁來用要義使時義
箇道理流出去自然有許多分別日

只略略動著便有三箇物事在那裏
物虛明而能應物者便是心應物有
性會做出來底便是情這只一箇物
龜山說理一似未透據老幼及人一句
了但其意以老幼互相推及所以然
置有先後耳又因說我老老幼幼他
相推及天下豈有不治此便是絜矩
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

要放倒此意爾（道夫）

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必大錄云蓋云事固當考索然心未有主却泛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當）

問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以立惡講治之不精一章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

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向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為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雖是低下著這心以順他道理又却抖擻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脩乃來矣這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道夫

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

了　端蒙

居甫問心小則百物皆病如何是小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　可學

合内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端蒙

問横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是鬼神定說又

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淳○第三卷

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别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語妖妄者也謨

問顔子心麄之説恐太過否曰顔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麄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麄伊川説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説得好淳

近思録云顔子心麄顔子尚有此語人有一毫不是便是心麄壽昌

問横渠説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别否曰也有分别客慮

是泛泛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僩○第四卷）

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爲仁之本（僩）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淳○第五卷）

問横渠謂世之病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

於今果如何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黄丈問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說作事初如雷霆霹靂五年後猶放緩了況限田之法雖舉於今明年便淡似今年後年又淡似明年一年淡一年便寢矣若欲行之須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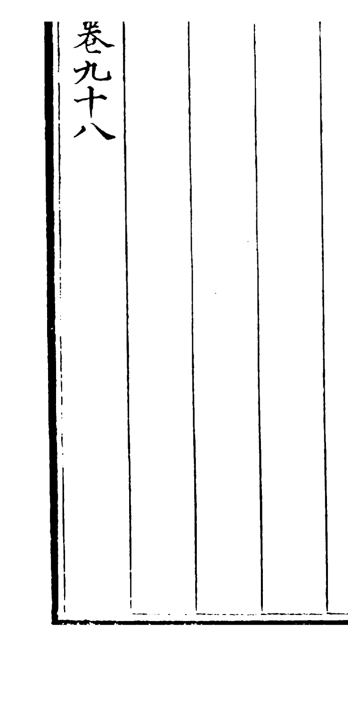
井田若不能行則且如今之俗必欲舉限田之法此之謂戲論且役法猶行不得往年貴賤通差縣吏呈單子首曰第一都保正蔣芾因此不便竟罷況於田如何限得林勲本政書一生留意此事後在廣中作守畫作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如此淳○義剛録別出○第九卷

安卿問横渠復井田之說如何曰這箇事某皆不曾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萬千難行處莫道便要奪

亦畫得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如此

橫渠若制井田畢竟繁使伊川爲之必簡易通暢觀古不必驗之言可見○方

問橫渠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無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


卷九十八

他田他豈肯且如壽皇初要令官戶亦作保正其時蔣侍郎作保正遂令人書保正蔣芾後來此令竟不行且如今有一大寄居作保正縣道如何敢去追他家人或又說將錢問富人買田來均不知如何得許多錢茍悅便道行井田須是大亂之後如高光之時殺得無人後田便無歸從而來均此說也是義剛問東坡限田之說如何曰那箇只是亂說而今立法如霹靂後三五年去便放緩了今立限田時直是三二

十年事到那時去又不知如何而今若要行井田則索性火急做若不行且依而今樣那限田只是箇戲論不可行林勲作本政書一生留意此事後守廣郡

無便錯了

學○第
三卷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朱子語類卷九十九

張子書之二 非類入近思者別為此卷

正蒙有差分曉底看 節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得差了 賀孫

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横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太和爲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處_㽦

横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

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
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
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幹
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得而睡
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
問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
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廻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
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

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人傑

問橫渠說太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馬紛紜不足謂之太和却說倒了曰彼以太

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何異人傑

問横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横渠說横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器既

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如左丞相大得右丞相不多問曰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却似兩物_{夔孫}

橫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謂清爲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_{人傑}

言容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 淵

問太虛不能無氣一段曰此難理會若看又走作去裏去偽

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

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先生因舉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木之。寓同

問橫渠云太虛即氣太虛何所指曰他亦指理但說得不分曉曰太和如何曰亦指氣曰他又云由昧者指

虛空爲性而不本天道如何曰既曰道則不是無釋氏便直指空了大要渠當初說出此道理多誤可學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閎祖○參兩篇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好閎祖

橫渠言陰聚之陽必散之一段却見得陰陽之情㽦

橫渠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

氣壓墜而下也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内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陰氣凝結於内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黄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

水穢濁或青黑色僩

問橫渠言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人傑○天道篇

問橫渠謂鬼神者往來屈伸之意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示字之義如何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爲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向嘗見三舍時舉子易義中有云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恐是字說

又曰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廣曰神化篇

林問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寓

林問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云云答

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别其爲晝夜無寒無暑何以别其爲冬夏寓

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爲雺見禮運注聲者氣形相軋而成兩氣風雷之類兩形桴鼓之類氣軋形如笙簧之類形軋氣如羽扇敲矢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習之而不察耳至○動物篇

問横渠説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理一

也又言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先生皆以其言爲近釋氏冰水之喻有還元反本之病云近釋氏則可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蓋謂性之爲體本虛而理未嘗不實若與釋氏不同曰他意不是如此亦謂死而不亡耳文蔚○誠明篇

問張子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曰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

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淳

問橫渠謂所不能無感者為性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言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亦有箇模様蓋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理便是性但將此句要來解性便未端的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將此語來賛詠仁則可要來正解仁則未親切如義豈不是天下之正理淳

問橫渠言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此語如何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爲體這道理今古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銖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

由聞見而知者可學○天心篇

問橫渠耳目知德性知曰便是差了雖在聞見亦同此理不知他資質如此何故如此差某云呂與叔難曉處似橫渠好處却多曰他又曾見伊川某云他更在得一二十年須傳得伊川之學曰渠集中有與蘇季明一書可疑恐曾學佛可學

賀孫再問前夜所說橫渠聖人不教人避凶趨吉亦以正信勝之之語伯謨云此可以破世俗利害之說合

理者無不吉悖理者無不凶然其間未免有相反者未有久而不定也先生因云諸葛誠之却道吕不韋春秋好道他措置得事好却道董子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說不是他便說若是利成則義自在其中功成則道自在其中賀孫○大易篇

問横渠說遇曰他便說命就理說曰此遇乃是命曰然命有二有理有氣曰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理孟子是帶氣說曰然可學○乾稱篇

橫渠言遇命是天命遇是人事但說得亦不甚好不如孟子某又問曰但不知他說命如何 可學

橫渠闢釋氏輪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却是大輪回蓋釋氏是箇箇各自輪回橫渠是一發和了依舊一大輪回呂與叔集中亦多有此意思 僩

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 端蒙○以下理窟蕭語錄并雜錄

問橫渠得尺守尺得寸守寸之說曰不必如此且放寬

地步不成讀書得一句且守一句須一面居敬持養將去德明

用之問虛者仁之原曰此如克己復禮爲仁又如太極動而生陽子蒙

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銖

問橫渠有清虛一大之説又要兼清濁虛實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爲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説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爲陽兩爲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爲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爲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

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好可學

或問横渠先生清虚一大之說如何曰他是揀那大底說話來該攝那小底却不知道纔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不是形而上者須是兼清濁虚實一萬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

横渠清虚一大却是偏他後來又要兼清濁虚實言然皆是形而下蓋有此理則清濁虚實皆在其中可學

横渠說氣清虚一大恰似道有有處有無處須是清濁

虛實一萬大小皆行乎其間乃是道也其欲大之乃反小之方

陳後之問横渠清虛一大恐入空去否曰也不是入空他都向一邊了這道理本平正清也有是理濁也有是理虛也有是理實也有是理皆此理之所爲也他說成這一邊有那一邊無要將這一邊去管那一邊淳

清虛一大形容道體如此道兼虛實言虛只說得一邊

闕祖

橫渠言清虛一大為道體是於形器中揀出好底來說耳遺書中明道嘗辨之端

或者別立一天疑即是橫渠可學

問橫渠說虛云亦有箇意思只是難說要之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說為善橫渠又說至虛無應有病方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

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_燾

問中虛信之本曰中虛只是自家無私主故發出來無非真實纔有些私於中便不虛不信矣_燾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横門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横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

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僩

問心包誠一段曰是横渠説話正如心小性大之意可學

横渠云以誠包心不若以心包誠是他看得忒重故他

有心小性大之説道夫

因看語録心小性大心不弘於性滯於知思説及上蔡

云心有止説遂云心有何窮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

而應事接物皆是故於此知性之無所不有知天亦

以此因省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

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方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僩

問橫渠說以道體身等處曰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人傑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却儘有下功夫處也

謨

道夫問張子云以心克已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已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已莫剩却以

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麽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不用說口喫手寫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

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道夫

朱子語類卷九十九

朱子語類卷一百

邵子之書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又恐是李學於穆時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

康節善談易一作說易極好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横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僩○廣同

或言康節心胷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它是甚麽樣做工夫僩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

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做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大雅

厚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某問須亦窺見理曰雖窺見理却不介意了可學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别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璘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静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静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李通常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

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僩

直卿問康節詩甞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

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甞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賛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璘錄云舜功云堯夫似曽點曰他又有許多骨董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它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道夫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四通八達方子錄云言看得四通八達

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却蹴踏著以爲不足爲康節畧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佐

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却又挨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問擊壤序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隂陽運行者言之又

問如此則性與心身都不相管攝亡者自亡存者自存否曰某固言其與佛學相近者此也又曰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曰固是康節自有兩三詩稱贊子房曰然則與楊氏為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必大

因論康節之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寛閒快活處人皆害它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拏

擾擾時它自在背處人傑因問擊壤集序有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猶未離乎害也上四句自說得好却云未離乎害其下云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也恐如上四句似合聖人之中道以道觀道而下皆付之自然未免有差否曰公且說前四句曰性只是仁義禮智乃是道也心

則統乎性身則主乎心此三句可解至於物則身之所資以爲用者也曰此非康節之意既不得其意如何議論它人傑因請教先生曰以道觀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則有剛柔善惡參差不齊處是道不能以該盡此性也性有仁義禮智之善心却千思萬慮出入無時是性不能以該盡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撿其身處以一身而觀物亦有不能盡其情狀變態處此則未離乎害之意也

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是以物觀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惡律人則是以身觀物者也又問如此則康節以道觀道等說果爲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說渠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又問如此則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三句義理有可通者但以身觀物一句爲不可通耳曰若論萬物皆備於我則以身觀物亦何不可之

有人傑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

問堯夫之學似揚雄如何曰以數言可學

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

他却識只是他以三爲數皆無用了他也只是見得一箇麄底道理後來便都無人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剩說了一箇道便如太極生陽陽生陰至二生三又更都無道理後來五峯又說一箇云云便是太極函三爲一意思賀孫

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元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

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 謨

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

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内數又在理内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就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

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横一畫則爲六横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方子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蘂時是將開畧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頽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

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便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

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廣

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廣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因云李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為日分○植

堯至今方三千年邵歷一萬年為一會揚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方子

㬊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節

叔器問經世書水火土石石只是金否曰它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

相配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後自拶得水出來又問伯温解經世書如何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温模樣也知得那伯温不是好人義剛

因論皇極經世曰堯夫以數推亦是心静知之如董五經之類皆然曰程先生云須是用時知之曰用則推測因舉興化妙應知未來之事曰如此又有術可學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方子

康節漁樵問對無名公序與一兩篇書次第將來刋成一集節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所以重複而言不出此意者唯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

謂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爲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今之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謨

舜弼問天依地地依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閣在中可學

古今歷家只是推得箇隂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向嘗以此數語附于通書之後欽夫見

之殊不以爲然曰恐說得未是某云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廣云伊川謂自古言數者至康節方說到理上曰是如此如揚子雲亦畧見到理上只是不似康節精廣

問康節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曰想且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去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曰露自是有清肅底氣象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然伊川云不然不知何故蓋

露與霜之氣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殺物也又雪霜亦有異霜則殺物雪不能殺物也雨與露亦不同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爲露如飯甑蓋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氣蒸而爲霧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霧與露亦微有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僩

或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閒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𠎝

人身是形耳所具道理皆是形而上者蓋人者天地之心也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閒天地人之至妙者歟人傑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

數 文蔚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此語雖說得麄畢竟大槩好 文蔚

先生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 砥錄作反身而求 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劉問性物我皆有

恐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雖無所不在須是就己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己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叙有典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淳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先生首肯曰是也如横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淳〇寓同砥同

正卿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爲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内邵子忽地於擊壤集序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 賀孫

或問性者道之形體如何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

其總要却在此蓋人得之於天理元無欠闕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何知得程子曰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 祖道 道

問性何以謂道之形體曰若只恁說道則渺茫無據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自是有箇模樣所以爲形體也 謨

性者道之形體此語甚好道只是懸空說統而言之謂

道 節

性者道之形體今人只泛泛說得道不曾見得性 椿

性者道之形體性自是體道是行出見於用處

才卿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 僩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

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

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砥

器之間中庸首三句先生因舉性者道之形體之語器

之云若說道者性之形體却分曉曰恁地看倒了蓋

道者事物常行之路皆出於性則性是道之原本木

之曰莫是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用否曰模樣是如

此木之

方賓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郛郭當是言存主統攝處

可學謂郛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郛郭中之有人曰方說句慢問以窮理為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發見說話未是如此則全頼此些時節如何倚靠曰湖南皆如此說曰孟子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只執此便不是曰然又問穀種之必生如人之必仁如此却是以生譬仁穀種之生乃生之理乃得此生理以為仁曰必當為有又解南軒發是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既發則當事而存而為之宰

者也某謂心豈待發而爲之宰曰此一段强解南軒說多差可學

或問康節云能物物則吾爲物中之人伊川曰不必如此說人自是人物自是物伊川說得終是平先生曰自家但做箇好人不怕物不做物

或誦康節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默然廣云一事無處是太極先生曰嘗謂太極是箇藏

頭底物事重重推將去更無盡期有時看得來頭痛

廣云先生所謂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是也廣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方圖之義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方子

何巨源以書問邵子詩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邵子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陰

陽否先生答之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廣

問康節云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蓋云天理流行而已常周旋乎其間天根月窟是箇總會處如大明終始時乗六龍之意否曰是廣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唯有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

以二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 寓

康節詩儘好看道夫問舊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内翰作次第是子發也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著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

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有盈便有虛有箇而便有箇背曰這便是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者曰這便是生兩儀之理道夫○賀孫錄云廓然心境大無倫此四句詩正如貧子説金學佛者之論也

康節煞有好說話近思錄不曾取入近看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義剛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强似皇極經世書方○季通語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顔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道夫

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可學

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道夫

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

得有多少怪異 僩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 義剛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邢語錄中可見凡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

萬一其有回意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邪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説後又問云使章邪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説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虚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却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

不可知只自修何必預知之　揚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　驤

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敏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畧畧領會得　揚

朱子語類卷一百